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十四回 多情女弄術驚夫 硬性郎應誓陷井

詩曰： 一念方萌便有天，偏來應願在當前。
蜃樓自是空能立，又見情絲似蔓延。

再說高公子，一程跑走，見天色已晚，自思昨宵因冒雨投莊一宿，險些惹起一端禍事，今不可向人家寄寓了，祇要向平衢大道而奔，披星戴月，馬不停蹄，祇去尋有無城市，便有官衙，可以安宿。正在加鞭，一路急忙忙地趕趨，不料一馬當先，叮咚一聲響，即連人帶馬跌下去，嚇得公子魂不附體。抖定一刻，將手一摸，四圍俱是磚石，舉頭一望，有三二丈高深，祇有微光一點，自幸不下跌墜死。想一番醒悟跌陷於井中，不覺長歎一聲曰：“吾方纔賭下一誓詞哄騙這美佳人，不料今竟應驗了，跌墜此枯井，難獨是些少說謊虧心，便有得天神鑒察，又有應驗，如此之急也！不須多想，此井雖然枯涸無水，奈何是深險不過的，況且此地又是荒山野嶺，安得有閑人過往以遇救。止眼看看，待至數日間，人馬皆要飢餓死於此枯井中了。舌脣一番，祇好待時至閻王殿上去！”祇是仍跨著馬，祇見井中冷氣直侵衣袍，祇摸抓，見四圍寬闊。下了馬，推歸一邊，下坐土坭，幸得枯乾無水，坐下不妨污濕衣服。少一刻坐定，觀見井旁有一光點微微露出，隱隱如燈光亮。心中想來，這裏深陷，如何又有旁光透出，莫不是地下別有一洞天不成？正是：

山窮水盡疑無路，雲暗星明又有村。

當時高公子一心疑疑惑惑，說聲也罷，於是俯伏爬進去，看是何地所在。祇向光處爬去，果有小徑一條，僅可行走，但一望前途，仍是荒涼一派。想來曰：“莫非此山岩復有路相通出的，不知又是一個何方地面，我也且慢顧其馬，人出了為高。即提了長槍，一程步行出卻小徑，祇因此徑僅得五寸而已，不獨不容馬走，行來狹些，還要匍匐蛇行，一連小徑有里許，前途便一條大道，寬廣可以縱步起行。此時，天已初夜光景，月色如銀，是中旬天，一路行來，陣陣香風飄來噴鼻。此林間山花滿目，景緻不異桃源仙洞，高公子當隨愁心略放，還是心疑，不知此地歸於何所。行完一杖間，瞥目又露出一所宮殿，巍峨廣大，檐瓦飛甍，真乃雅緻。有詩讚之曰：

小橋通溺水，殿角倚青山。

若問何方所，神仙任往還。

當下高君保看來此間殿宇模樣，既不是皇城殿闕，又不是市中神聖殿宇，況在此並無人間煙火，若非陰司冥府，定然仙子瓊居所在。祇得行近，立在門外，側耳而聽，便聞內裏有步踏之聲，聽之，祇覺雕鶯婉轉之語。想來其中皆屬女子之輩，不知凡人，抑或仙子。祇得將門扣打數下，門中應聲而啟，問客何來？當時高公子祇見一位仙姑，手執淨塵拂一枝，貌目如畫繪之美。公子盡將落陷枯井，失路原由，誤入此處，歷歷告知，並問及此處究屬何方？乞求指示回歸原路，俾得往壽州救駕，深沾仙姬莫大之恩。祇見仙姑微露銀牙，笑曰：“郎君此來不異劉阮到天臺。張君浮槎臨閩苑，行蹤誤度，豈屬無緣！此地非九重帝闕，又不是三山仙境，便即聖母一所修淨之居，梨山勝地也。日前聖母有云：‘某年、某月、某日，有位貴公子到此勝地，說出姓名，姓高名瓊，表字君保。’今郎君應此年、月、日到來此地，得毋其人乎？聖母又言：‘此人無情之輩，妄如矢誓，專於打謊欺人，但欺人即欺天也。’又有四句言書下，不知仙訣何意？請君看來，便知己之行為了。”公子聞言，暗一驚，往壁角一看，四句曰：

井枯數丈誓生災，墜仆深巖更可駭。

既已發言今應驗，勿重反復惹悲哀。

仙姬呼：“郎君，此四言乃聖母預定於前，以卜今日之應驗耳。未知郎君果歷過其事否？請道其詳。”高公子見他將自己所行之事，早已一一代說出，不自認而自認。他是神仙，料難將隱情瞞得，祇得將求宿所遇劉金錠之事，一一細底說知，還指望他即指點出迷津之意。有仙姬冷笑曰：“看起來，這劉金錠與汝恩情兼盡，汝竟將他的一片真情，付諸流水。是乃一位薄情薄幸無義之漢也。如此不獨為大丈夫所不齒，即市井小兒亦知唾棄了。汝又發此假誓，一一說哄之，欺人皆要應見，還有何指點迷途之人，祇好在此枯井中埋葬其枯骨可也。但聖母方纔朝天闕，也曾吩咐下，有一人來此有所求，暫且等候下，或許指點放汝未可知，祇由汝之造化！”當時仙女此席話，羞得高君保又驚又惱，面色數變，但思身在窮途，又知他是個仙姑，且多是自己過處，被他一一道出，故不得不忍氣吞聲，或冀得聖母慈悲憐恤，指點生路。繼思聖母乃上界元仙，他見危死者，斷無不救之理。不由罵辱之言，佯作不聞。祇好正其衣冠盔甲，以待迎迓聖母。

再俟一刻，聞內裏有鈞天樂音悠揚，內又有仙女聲方言：“聖母朝闕回宮，著令郎君參見。”有仙姑引道，一路進了九曲丹墀，左邊青松，右邊丹桂，說不盡仙家花木景緻。高公子那有閒心玩賞，一程隨著仙姑至大殿，祇見聖母當中坐下蒲團。一見聖母仙顏，頭如霜的鶴髮，戴上七星冠，手持塵尾，胸掛念素珠。高公子即下跪俯伏拜見，參畢。聖母稱言：“高世子請起，待貧道點化汝一言。”當時君保未敢遽起，又叩稟聖母一番，祇言失足於枯井中，今迷陷於仙境所在，求乞聖母大發慈悲，救脫指點回凡間，沾不盡恩深也。聖母曰：“世子不言，貧道盡知，汝志大心剛，全心報國，自是忠孝無雙。但不思敵人法力高強，非武勇將士所能克服也。必須貧道門徒劉金錠，日後回到壽州，始可能制服得左道余鴻。惟吾門徒屢欲奉事巾櫛於世子，何以世子三番見拒，欺哄他？以少年人反要學魯男子等輩，至今秦樓玉管無音、關雎雅韻不諧，何也？”高公子仍說以前三不可之辯為對，說明此事有難諧之故，非由薄行以負劉小姐之恩情也。聖母曰：“高論未嘗不是，但事出於權變，方為有用之才，汝豈不聞治世取官以德，亂世取官以才。時有不同，操持自別，凡事不能板執而行，即醫疾病治天下不外一權變耳。今兩國相爭，南唐得余鴻維護，已操勝算之柄矣。爾大宋不亡滅者，僅如一線也。倘非得一法力異人，以正除邪，爾宋未必無損弱。且世子全家行軍總領，定然陷於敵而全節，那時追悔已晚。不若世子依從貧道勸勉，且從權先論閩房，後往勤王，方無少誤，日後方知貧道之言非謬誕也。”

當時高君保聽聖母之言，心中捉摸未定。聖母又曰：“貧道曲意聯綴以雅成者，亦因汝兩人原屬姻緣宿定，貧道斷非人間塵世三姑六婆，憑舌脣而妄言撮合。如若世子尚屬心下狐疑，今即著侍女娘往月老仙翁取上姻緣簿與汝一觀，便知明白可憑了。”君保聞命，祇得諾諾應允。又曰：“此婚姻美事，原不該多推見拒，祇慮日後父王母親見責，以不告而娶為非禮，不準所請，豈不有誤我與小姐兩人乎？”聖母曰：“不須世子多慮，不出三月之久，貧道門徒該當謁見宋君王，這是遇當合其時，且與汝父同為一殿之臣，共事一主。貧道豈有誤世子與吾徒哉。”當時仙姑取至月老仙翁酌定婚姻簿子來，聖母於案上展開，細細查閱，檢至一頁，查看一行，上寫著：“高君保、劉金錠注定大宋龍飛。某年、某月、某日天定宿世姻緣。梨山聖母為媒主張。”當時高君保目擊過也，見不勝詫異之奇，祇諾諾連聲，還敢道個不字？又高君保復問聖母曰：“今弟子於婚姻之約固不敢違忤，但今誤進此仙山，津迷於此，怎能早日與小姐復會，和諧過花燭？刻日要趕趨南唐，要解救君父危困，實乃心急不耐煩也。懇乞聖母勿再遲延，以安弟子之心，倍見慈悲、恩廣普蔭也。”聖母聽言，口稱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世子句句以君父為心，忠孝傳家可羨，配對吾徒，真乃天下第一雙儔侶者。”聖母喜色欣欣，不知高公子回凡結得婚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